3487
1736
v.3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1

冒巖日記一

柳希春著

丁卯十月十一日晴徐益原本益字下缺二字李氏聞金原本缺餘人官灣金字在京送簡云六日之議正言已放今朝為送俾尹按科譜益是二字在京送簡云六日之議正言已放今朝為送俾李若氷外孫然于厚意不淺○海運判官禹中来過乃長興金應權則缺字似是之每二字也相對閒洛中前注書黃大受士謙来自長興之語甚有趣向之正歌生監心金判官去後與黃談話聲丫牙山人持許承旨暉大輝書来初七日所出也書云頃因雷変三公待罪因此下教曰賢士沈滯者收用無辜而被罪者伸寃三公請招東西壁六卿禁府堂上盡錄被罪者非遂而籍沒者還給因匿名書而被罪者

東333393

儲字學光慶州人官持平謚忠愍 盡毀雪冤金儲等十三人並書而落達以公及廬墓寡悔金季應為首收用或稱精詣或稱該博或稱採行

寡悔名字慎獨齋光山人領相謚文懿改文簡 季應名寡祥號梅陽清道人官吏議 嘗字克瑞號東皐禮安人官左相謚貞靖 皆可以備經筵顧問輔佐云云 館士亦各條陳初十日拜陵後當裁諮云云 奉院伊通勤仝勤仝觀此則

天衢亨而伸久滯二十三年之間頗見而不可得者也平生之幸孰大於是 聞去月望爵左議政李公

滯乙丑年量移人等先王非徒放釋又欲收用未及施行而賓天忍體先王之意而行之乃為善繼志述事矣 故領議政沈公連源每痛乙巳士林之禍屢

連源字遠客號係菴青松人官領

相諡忠愍配享
酬宗廟在

欲白放竄謫之民有志未就而卒今慈殿之教布旋
改悔之旨也○十二日林川守洗馬鎭疏送其姻
扑守時仲後城
人官奉正屏菴
壽福之子也
文脩撰其行簡云丁未年被罪人等今因天變自上
特命收叙一國之慶何加於此歎忻罔極二十年冤
枉之極今蒙昭雪之恩慈殿之明聖真可謂女中堯
舜也○三公啓曰推新爲駙本鎭忠州因已有年孝
洪澈廣州人進
士蠙峯崔岦之
子尹任之婿也
又弟爭財爲其
又洪男所訟皆
事戰
法流之亂降爲爲駙本駙物衆地大一負稻治事多
積滯自古降鎭之官未有過二十年不遞本鎭之時
請推新駙復鎭忠州今方降舊萬祈之命收敢上
允之○見初六日朝啓云三公以下啓曰今此被罪
二

及祕諱之人分類書啓又於各貢名下疏解實跡且
書某之人進給實牒云云恩命自上出而經自書啓
事涉儲邸至為惶恐但沿進書啓則竊恐新政之初
主上分辨似難而頃見中朝聞見事件則史部題本
先帝時被罪人分辨之類亦於各貢下名追錄行跡
及其貢獻敘某之官之語故略倣其法為之不覺僭
越之罪尤為惶恐傳曰三公所啓事初十日後落
蓋以其前有齋戒不能公事出入故也○初六日三
公以下啓曰昨日備忘記傳教新上即位後當施恩
典而赦則已施之矣如恩典之事大臣察為且賢士

之類如有沈滯者擢用無辜被罪者伸冤臣等
僉同商議賢士沈滯無辜被誣者固類開錄矣但於
其中乙巳年以後被罪人橫罹無辜隔於大惡之名
厥類甚多當時立朝之士豈是學術及逆之徒皆緣
其時功。[臣]如李芑尹元衡之徒懷凶貪之憤乘主上幼
沖睡眊小忿纖芥徵嫌必於此焉發之一世號人士
稍有知識之人舉加及逆之名庶讞搆陷使人喪
氣垂頭不敢開口致使士氣斲喪國勢委靡言之可
爲於邑人心天理之公愈久不泯至今士大夫之間
憤聲不絕公論之激實在於此寺寬仲滯正在新政

芑字又仲卿教齋德水人官領相乙巳奸凶
元衡字彦平坡平人文定王后之弟官左相乙巳奸凶

之初聖教綸下天意人心滅此一新實為聖政之首
事當時雜名為閱實取服者尚多冤橫之積而況此
人等則無一事相及之端揑成罪名或喉耳目攘犬
之讐或起於匿名揭帖之書甚橫被冤枉據此可
知故今時其時被罪之中生存及殞歿之人區別數
錄畧聚人物實蹟註於名下甚一時罪名亦皆其錄
在使聖鑑一覽昭然伏惟 裁甚中不與及逸之人
并被籍沒之罪甚為冤枉無理益甚傳曰知道大臣
等回啓議金曰儲以下十人右人等則乙巳年罪人
推鞫之際或因辭連或被聞見之際延論重典皆至

於籍沒以其罪名觀之則俱若各有罪狀皆一時搆成陷入大罪古人所謂鍛鍊之成雖卓陶穀之猶人為死有餘罪者也雖極寃枉但在寬宥之列狀各有指名之罪又在丁未之前自下論釋未安故書請別單子雩首其餘繫杖單子臨封入啟○閔都事姪初日昳自京下來具言初九日拜辭時見銀臺注書見賢士擢用單子內以盧守愼寡悔為首註云學問精請其次余姓名註云學問該博其次金鬲祥季進註云學行純備又云右三人可以備經筵勸講必能有補聖學又述李彦迪復古以曰為一代理學之宗緘

宋公麟壽亦曰學行純備德性淳篤有忠義之氣稱
林亨秀云文章義氣稱李天啓云有才識宋希奎有
忠孝大節云○聞昔年李元祐與其淫婚姻也有人
緘人頭送于元祐家題曰李芒見者驚倒○十四日
陰小雨因料生之去遺許承旨書曰春伏聞太陽照
於慶魚之下九原亦霑漏泉之澤存歿感幸天下所
無雖以文未來不勝感泣云○金僩簡以玉堂圭
右以待先生為賀崔永儀顯賀簡云天心默佑善運
忽留聖教丁寧延議每和尊大人最朝指日可待士
林欣賀曷勝仰喻聖教以初十日後發落者必依拜

洪守時仲晉洋人官應教
宋守伯潤成安人官禮議
閔元守景仁南原人官判校
閔守景晦星州人官吏正
閔敏守希正驪興人官一歸正
崔官禮孚龜壽守瑞光全州人官僕正
汝孚守善福義城人官典翰
韓修子新全州人官校理
錢守景仁豐山人官吏佐

陵後有所處置故也且伏聞大臣回啓之辭於先生名下以學問該博註之此乃天下之公言也聞者亦無異辭當城兩校貢士云〇崔正郎頤簡云大人一時先生近當蒙敘直入云士林聲動人心快慰奉謁之期指日而待前亦送筆二柄來〇日昳史曹下典持十二日上教云柳希春盧守愼金鶚祥放送職牒隨給徑送官吏出韓脩李袞尹剛元李嶠朴民獻李龜壽金汝孚李銘全鎮全虬李元祿柳堪已上敘用崔嵒金弘度放送尹杲林復敘用事下吏曹〇十五日延訖閔忠元所傳三公但引實跡內云韓脩李

五

弘字夢瑞號灘
雙光山人官典
裵尹剛元可合辈諫云鄭沼之簡亦然○十六日晴
輸
元禄字廷瑞後
牙山官人以其宰李君禹寅之命持許承旨曄書及
水人官工識
楼牢克仁號芝
齋全州人官舍
許筬許封簡来○十二日政事未畢金鼎祥為直講
人
揭字思仲和順
人官憲令
弘度字重遠號
南峰安東人官
虞寺憚為典籍韓泂李裵為正餘人挨敘復於後政
典輸
果字君曜玄風
人官宗正
復字希仁號根
裵雅州人官承
正
治字仲涵一作
日人松江澈兄
云○十七日晴巳州判官李成春仔書敦頊十二日
政事来金季鼎及余名入直講首望而受點虞寺憚
至入修撰首望而不受點是日政願恩錫傳教曰朴
民獻金汝孚金忠甲虞寺憚李裵柳希春李元禄柳
堪李銘李龜壽林復韓泂李爛金鎮金鼎祥韓灝等
乙良職牒還給敘用事下吏曹○答大抵曰經筵之

忠甲字起初押龜裂安東人官獻納瀨宇混源唐津人舍人澁之第

奏上導大行大王無辜之人伸冤貶士之類擢用之辭故從此意傳教矣大臣等分類書啓之人大行大王開釋之類故如啓但於其中宋麟壽等五人至載會盟處雪未安全磧等已置大罪之人輕改尤為未安忠州改歸事亦久懲艾故如啓正始之初豈如事體乎如是分明書啓感哀勿為惶恐云〇十九日晴享中金左尹弘微賀簡來兼視十二日朝報傳曰乙巳以後被罪人梶山移配及第盧守愼授學問精詣思津移配柳希春學問該博丹陽移配金鶴祥學行純備並只可備經遠勸講必能有補為

弘微字敎仲光山人二相明澈之弟官大憲

六

配韓滉廣州移配李泌等皆有才學良善之人可備
侍之任為昆放送還給職牒敘用事下義禁府○
初六日大臣等議啓於名士之下開列資歷最為先
明正大之道而右相贊成以下皆不欲分別書之領
相李公後屢稱斬逆為之左相李公獨亦泛而贊之
竟張正論云○二十日晴伏覩今月十五日傳教乙
巳以後被罪之人橫曜無辜隔於大恩之名者厥數
甚多當時立朝之士豈皆擧皆反逆之徒皆緣其時
功臣如李芑尹元衡之徒懷風旨之嫌乘先王初冲
睚眦小忿織若微嫌必於此焉發也一時端人正士

右相即權輿

汝慶字原吉歸東皐一號紅蓮庵主人官令相謚忠正配享宣祖廟庭

猶有知識之人舉加叛逆之名牢籠搆陷使人喪氣垂頭不敢開口致使士氣頹喪國勢委靡言之可爲於邑人心天理之公愈久不泯至今士大夫之間憤讐不絕公論之激實在於此雪冤伸枉正在新政之初傳教終下天意人心洩述一新實爲新政之首事當時罪名爲閔實被脈者尚多冤橫之積尙況此人等無一辭相及之端揑成罪名或嗾耳目舊大之輩或追出於匿名搆陷之書其橫被冤枉據此可知其中不無叛逆之人並被籍沒之罪甚爲冤枉無理益甚爲置冤罪之事先王在冲幼之年雖未知仔細至

七

任字任心城平人 章敦王后之弟也武一相謚忠敬

名世字嘉興一字景順興人官知正惟沈近日人典翰法之父官判官

忠元剛元之弟撥字仲虛歸冲齊安東人官一相謚忠定

於影威之後傳教曰尹任等謀叛不可論矣近罪之人則不無曖昧謀叛父子隱諱之間之事是去乙等豈以連通為多類乎先王有此之意今予奉行遺意施恩典於此人等是乎等乙用良故及第安名去殷自古史官未有被罪之時物論至今冤痛為去等值蒙寬宥是如為昆職牒還給妻子收其籍沒之物還給為孫坡州移配為在及第李煽乙良置並放送職牒還給叙用為乎矣前言圖勳惟洪奉事君忠元乙良置並只職牒還給叙用為乎矣故及第權撥段德行純備忠誠俱至故及第李彦迪段學問精至為

時理學之宗方在謫中猶不忘朝廷至作七箴自警
之後使其子上進忠誠謹慤故及第李天啓殷有才
識故及第金振宗殷學問純正有忠孝大節故及第
趙璞殷性行端正有學識是如為旅故及第具壽朋
殷曾歿李芑至於罷相為旅故及第許磁殷為吏判
時不聽請囑因此作嫌國人皆知為旅故及第李灑
殷前為大司憲時歿李芑因此生憤教人誣告為旅
故及第李致殷曾為獻納時歿李芑為旅故及第孫
弘績殷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當時先王亦以罪之為
未安為衆論所迫至於杖配物論至今冤悶為旅故

振宗字孝先號新齋安東人官司諫
振宗善山人
璞字君玉漢陽人官知者
壽朋字天老錦山人官大憲
磁字南仲號東厓陽川人乙巳奸邪官二相
灑字景明號溫溪真寶人退溪之兄官大憲

諡貞愍
致字可遠徙水
入官獻納
加續字彦威又
字彦誠蒸陽人
官注書
荅字天老青松
人官正言
潔字長源歸隱
夫南原人官修
撰
世昌字蕃仲歸
蜀襄昌寧人官
左相諡文莊
淑字子純歸蘭
易齋唐津人官
大憲
橫字季腹歸游
軒昌原人官舍
人諡忠簡

及等沈荅殷以言語間不實之事至於杖死而為宪
杜為祈故及等再潔陵言語間之事罪不至死而至
於杖斃而為宪杜是如為此並只職牒還給為乎矣
故及等成世昌韓淑丁熿鄭澔權多故鳳城君杭故
安景祐安世亨成遇梁大溫乙良署並只職牒還給
事下吏曹○又傳曰乙巳以後被罪之人橫被無辜
隔於大惡之名有厭數甚多當時立朝之士豈是擧
叛逆之徒皆緣甚時功臣如李芑尹元衡之徒懷
凡昔之憤乘先王沖幼睡眩小忿銖銖微嫌必於此
焉發之一時端人正士猶有知識之人擧加叛逆之

滋字敏吉延日
入官典翰
勿字介之安東
入官李令
吭 仲宗第六
男退嬪世民出

名宇義搆隔使人喪氣垂頭不敢開口致使士氣頹
喪國勢委靡言之可為於邑人心天理之公尊久不
泯至今士大夫之間憤聲不絕公論之激實在於此
誼墜陷
世言願興文吏
正豁之父也官
司風
過昌寧大大谷
運之兄也號耳
溪以篤實齋訂

雪冤伸滯正在新政之初傳教徑下天意人心溯迎
一新實為新政之首事當時雖名為閔實取厥者尚
多寃檀之猶可況此人等無一毫相及之端捏成罪
名或喉耳目廣大之間或延出於匿名搆隔之書甚
橫被覓枉據此可知是置棍山移配慶守植授學問
精詣恩津移配柳希春學問該博丹陽移配金麟祥
學行純備並已可備徵延勸講必能有補焉

九

移配韓國廣州移配李震等段有才學良善之人可備掌侍之任為昆放還叙職敘用事下義禁府○傳曰乙巳以後無辜被罪者或以緣坐或無罪名不應籍沒人乙良分辨還給事下義禁府○傳曰前正郎柳堪李元祿金忠甲韓顯乙良職牒還給敘用事下吏曹○傳曰及第金紅度乙良職牒還給事下吏曹○希春伏讀十五日傳教至仲雪擢拔李彦迪之辭不覺感激歸臥淨泯俯下益不但感一身之蒙恩叙復乃感仲理二十年之冤枉而發潛德之幽光也○權博士大德送十二日改草未金鳥祥及希春

俱以通善郎為直講〇二十一日晴因金尹聞十七日政余入知文校理首望而未受點李元禄為直講尹剛元為典籍云〇二十二日晴見十七日政卅余一入校理副望而廬寡悔以首望為之一入校理首望而金添慶以未望受點〇二十六日辰時乃發到水原聞二十四日成均館儒生上疏伸雪乙巳之冤尹柳李三大臣復職李芑尹元衡林百岭加以誣告及坐之律成均館員初欲上之不果〇聞大臣請掌貪風憲諫論啓同知沈銓陰邪貪婪擅奪人財之罪請命削奪官職尚州牧使鄭陽亨私妻貪婪請削官

爵承文副正字林復究還精險託附奸凶搆陷士林
今當正始之初宜可後叙如此之人以貽後日之悔
乞收舟運又貿濟州之馬治無虛月請罷職永不叙
用綾城縣令李瑞悖妄貪鄙請罷職不叙傳曰皆如
啓○二十三日政事金弘敏爲工曹參判朴素立爲
大司成李袞爲舍人奇大升爲典翰尹根壽爲執義
尹澍爲掌令○聞方相薛以疾領相卜相以閔箕李
滉李鐸爲對○典翰李湛奇大升韓澍入啓而大升
受點○二十七日晴見慈殿答儒生之疏曰謀叛之

湛字仲久號靜存齋就仕人官副學

事發於木小尹之說不可追改其餘曖昧人則導先王之意而施恩云○二十九日晴平明出門朝至光化門外下馬至迎秋門下馬而入成均館○三十日聞征延諸臣懇啓上命雪宋麟壽林亨秀給其籍沒之物○禹中司藝柳湛克任來訪授手相叙天涯同調幾至廿年今得生還復見天日既悲且慶吐出肝膽未嘗聞克任為同成(均)是日改工判朴忠元為禮判柳潚為工判○克任云君之博學精識可備顧問士林學士皆推讓而莫敢有異言者也○十一月初四日以明朝有朝謁用心不貞寐更數到

忠元字仲初號村溪陽人官吏判謚忠景

點因效劉中山詩云南溟北海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沈丹徐見千帆過病榻猶令一點春今夜聞鐘長樂畔不過杯酒暢精神○是時他公事庚午日讓朴慈殁惟除官落點上親為之○初五日朝講畢大司諫睦庵持平朴希立俱進陳於簷前請仲雪乙巳掛網之冤朴慈殁答曰固當定是非但予非有識見之婦人主上亦幼冲侯聖學高明定之未晚也臺諫退就位自下以次退○是日觀先生案几被禍之人如宋公麟壽之類皆以通書園林痛恨孰甚余讀實錄之類幸免

趙文字叔道晦
權著號與人官
副學

點〇二十八日見今月二十日政事鄭大鼐為大憲閔趙文字叔道晦權著號與人官副學參入內尹君受點〇乙卯年茂長安瑞順上疏直斥乙巳羣奸誣罔之罪瑞順及羅州鄭倫俱受極刑書疏者珍原進士金進貞坐論朝州余下來時於玉堂見掌令金啓於家見正言崔頤力陽仲雪解釋之當意今月二十日傳曰安瑞順等曖昧取其疏以入特為發落云〇十二月大初三日晴伏覩去月二十二日備忘記傳曰近日盡知公論觀於安瑞順上疏則論乙巳謀叛不實之事濫誤之言也大槩宋麟壽

林亨秀無辜被罪君元衡之事得聞而論也果能先
王當初幼冲之時聞之數逆而以論聲抑之事則畏
於元衡豈無啓達之人故不知以論而治罪也若似
近年自悔之事可悔之事也瑞順及倫還授籍沒之
物金應貞放送事議于大臣云〇十三日晴伏覩
仲冬二十四日朝報領相議安瑞順鄭倫等事及覆
究觀瑞順等之死人心皆以為冤鬪權奸當國雖有
所懷畏懾其威莫敢開口當此紬述之初雪釋寃枉
則先王在天之靈亦豈不悅豫於冥冥之中乎左相
議呂伏承安瑞順等伸雪事往在乙巳無辜被罪之

士林庶盡昭雪於今日天心有格人心可和太平之
治時自基矣安瑞順等抗疏於未言之日橫被庇護
逆賊之罪宜杜莫甚公論群抑不降不激終啓
經席之上矣閔釋乙巳等年無辜之人乃是先王之
遺意雖在主上幼沖慈啟垂簾之日甚於快釋無辜
以伸數十年憤鬱之氣豈有未安之理右相閔箸議
乙巳治罪之事雖在先王亦先王之政也乃是元衡
之政也彼罪之中宜杜竇多而最元衡莫敢開口臣
言有所分辨朝廷之貶先王大矣安瑞順當元衡之
時心知其必死而抗疏敢論由於憤激而然也還給

籍沒之物或放送上教至當究杜之事不特此也蓋多有之自上樂聞則豈不進言乎聖教以為人主幼冲母后臨朝欲使暫無猥濫之事快釋未安云聖教果當然元衡之奸狀乙巳之多寃先王既已洞照慈殿亦已盡知先王特次第伸雪而未及者不忍慈殿臨朝之時有所追述以畢先王之恩澤則恐後而失其時領府事李貴議乙巳睦昧被罪之事舉朝畏元衡莫敢開口而安瑞順等身在外野追憤所激不避鈇鉞敢為上疏此實忠於愛君之誠也且竟非徒還給籍沒亦且錄恤以慰寃魂答曰依三公議為之○

十六日晴見朝報今月初二日兩司啓光平君金明
渝本以陰邪兇譎双側無狀之人處心行事日以甲
汙欺世盜名擢冠薦選之列及其罷也旋着儒冠更
為決科之計識者已知行檢掃地而畧無羞惡之心
致位通顯尚不知足貪功樂禍之心嘗然於畫夜
度之中乘國家不幸權奸用事之際售以誣陷大獄
之端務悅姦兇之膓使其一家至切之親吾君幼稚
之子俱以無辜就戮鳳城之無罪冰但擧國冤之明
宗大王雖在沖年尚知其也杜至下哀痛之詔其為
禍本據此可知吹其乘時低昂變態無窮雖古之善

戊辰

伺人意以中傷會之小人無以復加矣今者聖化維
新朝著淸白日昭垂陰邪自遁出就江徼以誤放
流之顯罰以其罪於忠積自知不容於人類也請快
從公論亟命竄逐若殿不允而司玉堂爭之愈切云
○十七日陰祭婦氏文畢同伏以乙巳丁未之間適丁
否運投竄濟州鍾城等地哭泣相別每苦天涯之思
遽今玆蒙恩拜職不勝悲痛嗚呼哀哉祭尚饗
戊辰正月十三日因直提學言天升所啓傳敎興太
平之治必聚集人材興賢士共治是置往在中庸末
年人材多出而不幸有士林之禍欤非罪其存者

不多二十餘年竄謫之中猶不廢學問窮寒禍患不
爲變易者有之其人或年踰七十原註指仁傑或踰六十
原註指金鼇祥或近六十頃者遵先王遺意伸雪收用復通
仕路爲在果古之時賢者則或擢授大官今此年老
人學問氣節俱合宗旨是去乙等循次用之爲在如
中恐或未及用之是放亦非待衆之道是昆如此表
表之人等乙良不次擢用事下吏曹近六十蓋指希
泰與盧守愼凡指四人云○二十四日伏覩正月初
三日備忘記傳曰昨日經席之上聞李洪胤亂逆之
事則其人無狀故疾憎之人招虛被誣之事極爲惨

十五

酷然久已定罪之事今為輕改未安先王稍加在位則如此至誠啓達之由必快釋宽枉之事也尤為哀痛罔極云〇追記十二月二十二日傳旨前先平君金明胤改本以完校之姿濟以好憑之術陰邪險譎及側無狀慝心行事自少卑汙乎生行已無一可稱乘時附勢惟恐不及敢去盜名攫前為進之利及其罷也旋占門蔭又着儒巾更為決科之計世豈有為玉堂之士而復作赴擧之生者乎識者已鄙其發身之不正行檢之掃地是去乙竟通仕路自以為得計慮得慮失無所不至致位通顯尚不知足觀勢

低昂惟利是趨貪功樂禍隨時變幻值宇社不幸權
奸誤國之際諂附李逆積助尹元衡潛伺秘機陰圖
鉗勦遂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巧捏無形之言
首陳虜置之策使吾君幼稚之子無罪而就死至於
鄭旁趨大肆姦謀之日傳會無根之言貽害一家之
親沈苓竟至杖斃劍禍起獄正中奸人之計使無辜
士類聞首就戮李致邦家之殄瘁其用心之凶慘極
矣死不喻元衡得志威福在其掌握則孤媚其勢助
燄凡陰謀邪議無不迎合而德恕嫁禍得仲貽害家
國慘毒之狀有不可形言及李樑當權有旨從新改

彥慈字謹夫安州人官武伯

樑字公舉全州人官吏判

顏父韋圖辭崇班搖尾虱附極逞醜態裴贈監役之
衣時人目為收卷至有父少子老之諺棵之出按閱
西涯別西郊無異兒女未及還家歷見元衡翩此獻
諂要結舊歡及棵入來復與之合當面之間忘羞說
隨之態而可道也言之辱也且後婢膝於沈通源之
門昏夜往來維跡跪秘已藏禍心承望風旨因宰相
極言內需之奚曲為諂邪之說欲濟擠陷之術權奸
迭出無不與心結為腹心唇齒拜執相倚表裡為惡
行同狗氣謀甚鬼蜮權門傾敗而爵位如舊時執變
遷而富貴自若陰邪之謀愈老愈熟入侍經席則力

詆伸救之議娟疾清流則陰助網打之計若此樂禍
未忘於其心自古小人為惡者不一而未有如此史
尤者經行之士入朱先為臺官之請非其情也窠穴
之人將改變法之庭之狂畏其又也見先王臨書充
杜佯陳疏放之策利之所在無所不為其傾險反覆
精忍諫佞投間抵隙壅蔽斷名場出沒前却巧中極娃
傷善害直釀尊作慝摧沮士氣蠹喪国脉濁亂朝廷
搆禍邦家有萬世俱備無一善可記吮癰舐痔蠅營
狗苟二十年来無非臺臣朋奸之日自始至終都是
亂政誤國之事是乃累代之老賊非先王之舊臣負

如此罪惡而得保首領失刑甚矣原情定罪雖非風
城之事亦有餘律在先王斥逐之日未及盡論以至
今日人心久憤公論日激今當正始之日去奸之法
尤所當嚴是去等只罷其職為在如中保有崇階安
享厚祿臣奸大慝無所懲畏而他日之禍將不可勝
言是如為民削奪官爵事下吏曹(○)二月初一日政
事東曹政廳啓曰頃者被譴還放之人窮塞禍愆不
為變易者不次擢用事捧教傳矣此乃政事之大者
自下不可擅擬而當初大臣書啓其在已盡於聖鑑
政禀啓傳曰相當堂上職注擬又啓曰此人等相當

堂上職注擬事傳敎該曹勿但不知某人有爵秩
高下資級未准該曹不得擅擬於堂上之職當初大
臣書啓之中有之故某人命下之由取稟傳曰此
人等皆舊有名望之人不計爵秩高下與資級注擬
可也又啓曰依傳敎爲之矣此人等名字不著事體
重大請大臣同議爲之事體慎重然後可矣傳曰如
啓○翌日政事直提學奇大升入承旨望受點上因
政廳特命直提學盧守愼單望注擬盖政廳啓曰前
日伸寃收用表之學行最高之人等不次擢用賢材
事體重大不可不致其難愼又其姓名未著故具由

啓稟而職在堂上者除題職在堂下學行最高之人擬堂上事下教且令與大臣商議故議于大臣則以爲職秩在下之人注擬堂上陞乃法外越畧之事三代以後如此之事勢有難行大典弘文館官員直提學以下有缺不計仕數以次遷轉故在前多有不拘資級特命陞遷之時此乃不次擢用之事而經筵勸講最爲切急如有學問之人以爲弘文館次次遷陞久在講席則有補於聖學必多且在祖宗朝或職在三四品而自上有特授堂上職者今亦如是爲之此合事體且人才擢用之權不當專委該曹恩命當自

上出若令該曹不計資級遞次擬除則有妨政體實為未安其當擢用之人在職者該曹自當為先進用矣其中年踰七十者指白仁傑年踰六十者指金鶴祥將近六十者指盧守慎柳希春此人等皆令褒奬使無不及用之歎而其中盧守慎以為物議學行最高當為先不次擢用而但資級止可為從四品其正四品以上之職則在臨時自上特命如何此非尋常之事未即奉行至為惶恐答曰知道自上斟酌為之遂以盧守慎為直提學從之○二十一日金執義鶴祥避嫌啓曰小臣流落數十載餘前年十月特

蒙天恩再忝搢紳涯分已踰矣五朔之間遷陞從三品之職寵命優渥衰駑罔措況風憲重任糾劾百司之地尤不可冒處云云○二十二日晴與洪博士談論奇承旨大升送李晦齋行狀大略甚善但往往有罅漏處○二十三日閱續武定寶鑑見丁未九月十九日因良才驛壁書大赦士林之禍教中外曰茲將

若氷字壽初號藍溪廣州人官宋麟壽李若氷賜外李彥迪鄭湜極邊安置盧守愼
吏議應旨字士愼號懶菴安東人官丁焴柳希春全湜祥絶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
史參應昌字景愚應挺之弟官建參權橃宋希奎白仁傑李彥帥閔純文黃博李衷李浩

男金振字丹剛元趙璞安之亨尹忠元安節付處後
二日加重林亨秀賜死李爛極邊史置〇午時白虹
貫日未時申酉時再三發作夜勤修撰往迎銀臺具
言明朝有延訪大臣之擧掌諫皆當入參云〇二十
四日晴卯時上經筵入領相李浚慶左相權轍大司
諫白仁傑執義金鶴祥進教希春修撰鄭敞及都承
旨金貴榮並注書檢閱二人凡十人入侍坐定領左
相先進領相言災異之作雖不可指為某事之由然
古書云白虹貫日由於獄多冤枉乙巳之事誠鑒昭
垂金礎等十三人籍沒之物猶未還給其時獄事明

宗幼冲全不干涉尹元衡李芑等欺罔深居九重之
又定王后以致寇亂己酉年忠州之亂正犯外戚年
少兇童回文之戲悉皆殺戮派配安有如此事乎左
相徃修積之慈殿曰予以婦人垂簾攝政雖盡心國
事大綱不正曾因黃海道日変之報即欲引避今又
見如此之変今日還政益寺讀顔氏家訓曰婦人主
中饋而已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盜又宋曹太
后先朝後政史以為英予之志決矣領相左相仁
傑皆悔順其美慈殿曰乙巳年被罪人籍沒還給妻
子為奴婢者及己酉年忠州之獄連坐派配之類悉

宜放送臣等不勝感激敬服臣惟啓曰災異連作誰
在百僚尚皆憂慮況於大臣侍從臣等去夜寢不能
安今者伏覩慈殿降自謙退撤簾聽政延念宼枉伸
雪無辜臣謂今日已回天矣災異之作非天在無道
之世誰有道之時天心仁愛人君時出災變以警省
之商中宗時有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
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商道復興享国長久至
有七十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而
鳴高宗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商道復興
享國亦久至于五十九年朱子曰古之聖王遇災

懼修德正事救能變災為祥漢文帝以下三代之賢主也即位之五年地震先儒胡寧以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晝以為人事所致則宰令附會說而不通晝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安之人君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誠惶誠恐懼祭畏思所以消格不當指為情性所蔽而遂已也文帝時雖有此震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其異而無有為歟今民生之弊廷臣已盡啓矣水軍被剝朽貪使擾戶不能支而逃散各官侵害於一旗幼隸逃

若海字景容廣州人吏議若水之子官直學
淑字仲遠東萊人官參書
希哲之元龍東萊人官監令謚
敎愍
光佑字國章錦溪人官尚州人
潛昭堂尚州人官敎義謚貞節
湜字長源羅州人
吟亭羅州人
淑字善源湜之弟官副學
詢字伯謀玄風人官司諫
霖字仲澤咸安人官大諫
子澤字子清昌寧人官佐郎

地執耕遂至於一畢空虛臣愚以為金使萬戶不特
中下等其中慮平撫恤軍卒者名別簽貴守令亦並
人官參書
希哲之元龍東萊人官監令謚
敎愍
光佑字國章錦溪人官尚州人
潛昭堂尚州人官敎義謚貞節
湜字長源羅州人
吟亭羅州人
淑字善源湜之弟官副學
詢字伯謀玄風人官司諫
霖字仲澤咸安人官大諫
子澤字子清昌寧人官佐郎

有懲有勸內軍良有一分之患矣云云竟啟曰
君臣上下勉力行之○白昢諫詞氣太直金安祥鄭
光佑羅湜羅
淑李中悅鄭詢李霖成子澤李若氷鄭
希哲朴
淳李耔金湜等十三人籍沒還給○乙巳籍沒還給者金湜李若氷鄭
潛昭堂尚州人激進言皆極健陣畢而退時已巳矣○乙巳人之籍
湜字長源羅州人
吟亭羅州人
淑字善源湜之弟官副學
詢字伯謀玄風人官司諫
霖字仲澤咸安人官大諫
子澤字子清昌寧人官佐郎
沒官為已酉忠州人之緣坐患皆解釋此一國之慶
也○乙巳籍沒還給者金湜李若氷鄭
光佑羅湜羅
淑李中悅鄭詢李霖成子澤李若氷鄭
希哲朴
淳李耔金湜等十三人籍沒還給○乙巳已酉黨
人妻子為奴緣坐被禍人皆放送○二十六日政院

都宇經制使榮入官敎授

啓曰籍沒還給之類有遺漏之人敢啓上答曰書啓並皆還給可也甲興仁甲興義柳浩柳希奭諶訒諶李鶴齡李允郁掌苑署奴成箸籍沒還給○忠州緣

柳希春著

戊辰四月廿四日備忘記下于政院曰靈川尉申橚性本悖戾至於年高不改過非徒簿待公主衣服飲食使不得足奉養公主之人則雖于婦亦分出之不特此也文定王后先王昇遐之後自以為喜多發怨言極為無狀頃日慈殿乙巳之人伸雪之事論以誤事慈意極為無狀其罪惡尤極觀此罪狀雖置死罪尚有餘罪但不足責之人故竄黜

橚高靈人高原尉文孝公沆之孫牧使秀涅之子

啓曰籍沒還給之類有遺漏之人敢啓上答曰書啓
並依還給可也甲興仁甲興義柳浩柳希奭諶訒諶
李鶴齡李允郁掌苑署奴成等籍沒還給忠州緣
坐者二百餘人皆蒙開釋○三月初一日掌隷院啓
曰節承傳云、向前金礎等廿三人籍沒奴婢等乙
良依承傳還給柳灌等緣坐妄訴非等段置功臣家
乙良賜牌考辨頃下云、
傳曰古云獄多冤枉白虹貫日近日雖無獄事在前
冤枉之人尚未昭雪則無以回天心慰物情是置金
礎鄭郝朴光佑鄭希登郭珣李霖鄭源羅淑羅湜李

若海李中悦成子澤李若水乙良籍沒還給之乎矣

己酉被罪人（原注忠州人）或因雜言辭連或以香徒囚文

枉被重譴物情度歎為卧乎今此慈殿撤簾收攬之

時遵先王**察**究之遺意特降嚴旨亟滌鴻恩一雪諸

枉教是卧乎等乙用良乙**己**巳（丙申）罪人妻子為奴及

緣坐被謫人等乙並只放送事下義禁府

也尚　中宗第四女敬顯公主薨即文定誕
生也

二十五日晴朝院員以誤聞李嬪事詣闕遲嫌因遂
議所啓而余辭以疾不往○義禁府單子申儀尉山
郡除良結城竄黜事判下○罪人申儀結城縣押去
都事鄭惟熙出去○府啓申儀罪大惡極請絶島圍
籬安置上不從○(閱卷日)是日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
儀以示與衆棄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即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儀推鞫定
罪可也○未時乃退是時廬守愼為副提學金礪

祥為直提學閔起文為典翰希春為應教李副東
壁皆以乙巳士禍流落生還之人也辛應時君奭為
校理金命元應順為副校理黃廷彧景文為吹采應
既公濤李海壽大中為修撰申湜申卿李增可謙為
副修撰趙廷機衡善為著作○聖上明達如日月臺
官以奉訴啓敢軍於西邊為不可大明答以奉稷用
益明今日臺官又以白仁傑請遣官祭於小祥至引
越人視奉之繆上又答以仁傑剛直之人今日又因
臺啓命申樣寫推取服云○六月三日昨日命流申
樣于寶城且命防禦其繼暴云○實錄廳事目

掾裁皆右議政洪暹都廳堂上吳謙李滉李鐸卽廳
金富弼祥閔起文尹根壽柳希春○一房堂上朴忠
元尹鉉卽廳李湜李山海申湜鄭彦信堂乙巳戊申
辛亥甲寅丁巳癸亥丙寅等年二房堂上朴淳尹毅中
卽廳李忠綽黃廷彧鄭徹鄭士偉堂丙午己酉壬子乙
卯戊午辛酉甲子丁卯等年三房堂上金貴榮朴應
男卽廳辛應時李墅具鳳岭柳成龜堂丁未庚戌癸
丑丙辰己未壬戌乙丑等年○九月二十一日晴上於夕講
特命李滉入侍問滉曰南袞玉堂人多言其罪請追奪
官爵但事在先朝追治似難滉曰自上以事在先朝

改正重難此意甚是公論請奪其爵此言亦是上問
曰卿兩是之凱最是滉曰南袞罪大必削奪官爵乃
授於士林采納以特進官入侍進曰臣以已卯秋出
身庚辰間為史官袞等搆陷士林揚揚自得自以
為功此等流毒至乙巳而益甚袞為首惡不可不
奪爵上從之○上以士申禎公主獨子蒙重罪(宋安)
除錄安杖贖只令自許付處士禎遂謫廣州(南袞三司啓辭相)○二十
三日晴李浚慶議曰南袞有文章之才不可謂全
無知識之人也在 中廟朝憤嫉善類潛懷邪毒脅
中廟半夜開神武門入對內殿囚繫一時名士于獄

中盡行斥逐顛覆朝廷使士氣摧沮國脈剝喪至今
小學之書為世大禁少有規行矩步言論端莊之士
必指為已仇餘黨緣此一時士行隳地節義道喪
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害公受賄賂貪風大
肆不可回救國勢時至於危必推其源流皆自南袞
而啓之也今者天運循環治道昭明既褒趙光祖之
爵當正南袞之罪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
光定是非之遠誠一時快觀僉議之憤鬱庶得伸雪
矣但老臣愚見四十年前之枯骨不必追罪若欲追
正其罪則近世之姦時不可勝誅而遠論於四十年

之前之罪似亦有乖於時措也左相權輶議曰伏見
李滉經席所啓追奪南袞官爵之辭其詩妄懲惡之
意至嚴且正矣臣亦曾以為自己卯五十年來士林
之禍相尋而不輶者皆由於南袞為之首唱也袞之
欺君罔上潛形匿跡舞弄奸賊害士林斲喪国脈
貽禍後世求諸古之小人罕出其右而後之搆禍士
林者皆藉袞之謀而搆陷大罪豈不痛心追奪官爵
以示好惡之正以戒後世之懷邪者不勝幸甚右相
洪暹亦如輶議上批畫奪南袞官爵又傳于政院曰
領相之議先後似有不一夫欲奪南袞官爵以其追

纂先祖之道學且定一時之趨向故也近世之弊不
必擧論○領左二相之議皆樂近日之政李芑尹元
衡等事之論將次第可發矣○二十五日晴余與直
提學上疏錄經筵日記史草親入史庫見乙丑年十二
月量移時廷議史筆於廬守愼稱其純粹篤實於內
仁傑稱其臨事愛而忘身直言於希春稱其姿稟劲
特剛果有斷云○傳曰南袞之平生深惡云云厥後
權姦之斬刈士林者動以己卯餘習籍口小學之書
為世大禁五十年來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於尹元
衡李芑之輩專事要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

救国热将至於危亡有推其源流皆此奸人之啓也至今有識之士莫不欲磔其肉寢其皮矣之論是非定於萬世是去等雖不蒙一時之顯戮豈可逃後世之鉄鉞近来亦但登臺抗疏經帘累啓下問于朝廷上自大臣下至論思耳目之官一一陳列其罪惡論議僉同可謂不謀而同矣宜擧首惡之人重情定罪誅戮梟示於既死以示好惡之正以快士林之憤是乎退奪官爵者只為下吏重情定罪二字可的

十月初九日陰三公啓曰乙巳年間被罪人家財籍沒文記同録田畓諸般籍沒還給事乙巳被罪人尚

未復舊已卯年薦舉科啟前試取名義甚正不可不
以而罷科後旋復於草梁復其科奸猾之開覓枉者
令該司分辨後疏救答曰並如啓乙巳巳酉被罪人
則前日已盡伸雪今不可輕改其中文記同錄田畓
分辨還給可也○觀此則乙巳丁未名士之被殺削
爵者皆得蒙復與而薦舉科亦復於五十年之後誠
快於人心世道也○初十日晴詳見昨日三公啓辭
請下教求言以通下情言雖不中亦勿加罪乙巳巳
酉年間被罪之人家則籍沒時或有文記同錄田畓
連排而語被籍沒冤呼者甚多且有身雖蒙宥而家

財猶未還給之人今該司分辨還給乙巳年間被漂之人雖蒙伸雪尚未復爵命不無究讐乙卯年間為
擧科乃設別試取名義甚正而一時草率欲攄宿憤
猶為不公而罷之其後旋復革深為未便今者南
來前導(使)水已定而此科猶未復正而為未安請還
復其科仍徵之問不無究杜令該司分辨書啓勘酌
施放且下書于八道監司何如上答曰並如啓但乙
巳之被漂之人則今不可更加伸雪云○十三日
晴退錄十一日求言之教曰伸雪幽枉而究讐尚多
積弊延弊良善而士氣尚未振矣○十四日考貢家

蔵史則自乙巳尹元衡李芑共赵禍亂居五六歲元
衡惡芑分權而軋之獨專大權至己未庚申上之息
氣移朴李樑丶奎共權樑又與李戡等謀隔士林至
癸未秋八月為沈義謙奇大恒所逐而義謙頗主張
朝論雖外戚而頗好善有卿臨之風但其仕宦陞遷
太速云〇二十一日見昨日司諫院劄子畧曰近日
以來非常之變可駭之端層見疊出殿下嗣服之初
先考先生開釋無辜幸而不至也而迭於其中猶有
未伸之痛抱誣被杜而含寃於九泉者幾何人於一
物失所足以傷天地之和況無辜而未伸者耶一二

孚殿下之重大旨可謂盡矣延而詢訪之意雖勤採
訪之實未至頃者大旨雷霆之啓及發於遇災恐懼
之日則所當快釋無留以謝天譴之不服而廟議終
[illegible]
[illegible]
巳巳閏六月十七日晴伏覩昨日宰樞會議王大妃殿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毒大敦而至於此慟哉慟哉為人寅亮史詳與朋友有信甚止謫也忤於尹元衡甚還朝也位未升堂上甚可惜惜即遣景潼先吊○七月初四日午直提學李君齋閔過訪將赴太常議李政丞彦迪謚問余以欲擬文貞文忠何如余對曰文貞甚美文忠次之蓋道德博聞為文秉節不撓為貞景閒深契而去○十八日自乙巳竄還而還朝陞堂上者九人自仁陵慶守悌黃博全壽祥希春閔起文李德李秉李元祥賜環未久而早歿者三人韓對李嶼柳堪時未為堂上者尹剛元一人而已○二十五日陰是日徹雨全罷

監司啓本賓城定配罪人申義剛李棘園任意出入
強奸朝官之妻極為駭愕云。○九月初一日雨濕
雪校理李珥叔獻當夕來訪右副宋公亦來會吾房
李君亦其八月月課所作未一篇論正名為治道
之本云當今國是未定正名未盡雖欲安民作人其
道無由我朝自開國以來正邪消長固多反復而至
於殄滅士林斬絶國脈則莫甚於乙巳。頭順朋者元
衡李芑林百齡許磎斯五鼓者罪通于天毋敎無敎
者也文定寒閨于深宮之裡明宗宅憂于幼沖之日
外間是非何由物見宇斯五敎者乘時謀利欲以殺

戕之酷立其威以籍沒之財富其家乃造飛語以罔
聖聽設機刑以取証服聚羣不逞之徒以張其勢嗾
一世之忠賢悉陷于叛逆之深坑又恐公議之不可
終泯則乃作罪儀之法若有街談巷議稍分是非者
則輒加以庇護逆臣之名以芟夷之曰隨之究謀既
遂錄以衛社之功嗟乎仁宗大漸遺教于寢中宮嬪
嗣只餘一人又必爭紹乞合天人彼五女者有何寸
功當是之時百僚戰慄萬姓悲憤宗社之不亡實是
天幸也近來五奸已伏公議復發上自公卿下至臣
隸莫不慷慨抵腕欲食五奸之肉特主上未之知耳

客曰何以明其主上不知耶主人曰昔者郭公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去卒以亡国今我主上聰明賢智事事冠百王若知孟姬之罪則必赫然一怒誅于既死而至今寂寥故以為主上不知耳嗚呼聖主之事主上可謂非誠矣當今第一義莫大於正名而不告主上何耶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忠諫之臣不為教導苟匿之賄賂為功臣名不正正莫甚於此為今日計莫若舉揚五好之罪奪其官爵書前衛社之

無罪之人以此告于宗廟社稷須教中外舉一国更
始夫如是則上以慰祖宗陟降之靈下以安輯黔憤
懊之懷惟新之政次第可擧矣客曰子言固切於時
務矣但先王已定之事後王安敢改革主人長吁數
聲曰流俗之見一至於此至治終不可復也已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好善惡惡者明宗
之志勸善懲惡者明宗之事也彼憸邪之輩罔畏歟
明假借好術於一時雖逃鉄鉞於萬世今我明宗於
昭于天其於好狀已透洞照亦必震怒於冥漠之中
欲假手于我主上矣主上其時繼志述事以副明宗

在天之心耶抑時承訛謬以悅女禍天地中之異耶嗚呼國是未定則人心易搖正名未盡則善政難成若不掃蕩姦兇之黨掌扶護國家之元氣則君子無所恃而國盡其忠小人有所顧而欲紹其惡國之為國未可知也若如子言必以無改為孝則文王事殷而武王誅紂此亦可謂畔父之道耶客再拜曰善乎夫子之說若行東方將見三五之至治矣崔輔漢為之好云

崔輔漢字彥卿水原人官二相

初九日晴見丁未九月十八日日記副提學鄭彥慤

與宣傳官李檜同啓臣才膂膽書其書朱書曰女主
執政於上而女官李芑等手權於下國之時人可立
而待豈不寒心耶李芑鄭順朋尹元衡等遂封書以
進此宋祥壽李若水已上一景李彦迪鄭淪已上柾
遷安置慮守愼丁煥柳希春金鎭祥已上德島安置
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沃李天路權文李滉林亨秀韓
脩安瑒祐已上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彦
忱閔straight文重博李震李陽男金振宇尹剛元趙璞安
世亨尹忠元安瑭已上付處

李檜完山人吏判樑之兄也武邵守

二十四日晴金大司諫就文来訪因言李珥改正謬
勤之計難遂云

柳希春著

庚午五月二十五日政李珥入校理首望受點珥曾於讀書堂朔試著東湖問答正名篇極陳鄭順朋等五奸殺人倫切當誅改正之理又以校理入侍於領相李公畧言乙巳忠賢被殺之端極言而力爭之以為當改正倫切至是上擢置經幄蓋嘉其骨鯁而啟沃其言也○六月初九日曷中以李校理所製劄子進入其中有宦官宮妾或處於戚畹或誅於理不明是非者有之無乃殿下聽其言而遲疑不斷乎以殿下

聖明必無是理而且等不能無疑耳上答曰是何有此無理之言耶莫大之事豈婦寺所得干預乎玉堂學士讀古人之書猶有此言乎○辛未正月初七日士林之禍爰肇于丙寅歲冰於乙巳為凌為凍者二十餘年至乙丑而始漸至丁卯而乃洋至庚午而消舊瘢只有偽勳尚未削為陰崖之一點云○初八日晴李元祐逢究家之天掠耳而過因成疱裳猜鄭頒被尹任子枝箠擊幾死食糞以稽究徒亦少懲悚云○十五日晴日晡任城王持酒肴來訪示我朕月二十六日朝報兵曹啓謹庫令鑄銅祥卒鶴悼因涯何正

贖字景舜一字良王獅嘗者好且順朋之字也溫溪之字也

人之凋零至是耶○季膺振傳家之子尤為痛惜○

漢孚潤官郡守

二十八日晴日暮前金山郡守林漢前司畜林泌来謁乃百齡之兒也漢則壬辰生泌則庚子生余待之平：不處怒也○二十九日晴聞盧守慎為大司諫姜士尚為大司憲○五月二十九日陰朝與奉安使會于錦城館東西相對坐對飯畢各就房小歇(館)先詣東亭餞奉安使(使)暮聞李二相鐸寬大好善剛腸疾惡容受直言明辯(辯)(正)(情)於政元衡梁喜之際於貢錄乙巳文蹟之狀皆大言正論以定之可謂大丈夫矣

眉巖日記八

柳希春著

壬申九月大初一日昨日司憲府啓金明瀗黨附權姦鬼蜮其跡蛇虺其毒搆陷士林戕殺國家先王幼稚之子因希偽勳之録通天之惡滿不容誅敗露之後猶漏天討滔俤首領云、今者朝廷清明是非已定偽勳之未削凡有血氣者莫不痛憤況此禮葬之盛典豈可加於姦兇之甚者哉棘院啓金明瀗包藏禍心諂附權奸陰謀秘計如鬼如蜮竟起大獄羅織無辜遂使王子陷於大戮士類殲於溘刑而冒希偽勳久

辱名器通天之惡不可忍言宜加顯戮以快人心伏
望天討老死牖下云云○初三日晴弘文館上劄諫
上折衝諫城底尺限之事金明瑜勿禮葵辜○初七
日晴觀初五日陳院啓則曰故及第金明瑜通天
之罪自上已洞燭而命削其官則是乃天地間一罪
人甫其不可禮葵也明矣故臣等論執而及諉以偽
勳之未削罪在公論愈久愈堅臣等竊未知好究之
賊有何功於國家耶以藏奸蔽惡黨邪附正為功耶
以戕殺宗支魚肉士林為功耶斯二者既不可以為
功則明瑜一身生為枪惡之奸一死為負罪之鬼究穢

之骨有何足惜而加以禮葬之盛典乎此啓辭辭嚴義正痛快人心○十六日晴昨日府啓擧國請削僞勳終歲伏閤未蒙允俞雖或不浮已姑退而停之臣子之痛憤久而愈激況金明瑀宗社之罪人豈可以僞勳爲功而加之以禮葬乎(上不)允○二十二日晴昨日輪對司憲正洪溥進言曰乙巳之事當其時人心危疑人之相遇以目相視不敢發言人心難欺天理不泯至於先王之末等渙然省察放還謫人或給籍莊將大降恩盖雪冤枉而臣民無祿弓劒遺夫以當時之所謂深入者旣皆追還其所謂功勳者

三十七

灣宇德宏
南陽人官
宗正

已知其偽詐也及殿下之始盡用舊人復爵朽骨是其於好完誣罔之跡固已洞照而無疑矣奈何知其偽詐而不即去其籍擧世滔之尚不從其諫歟此愚臣所未解也古人以從志述事為孝殿下拔擢乙巳之人筆削首惡之擧固不待迂論之發而自為之矣尚何俟乎今日乎臣願殿下於燕閒之時平心察理上念先王之心下念臣民之憤不拘偏係之私務祛捨己之量俯詢輿情須裁命官則足慰先王在天之靈庶伸含冤入地之魂矣昔漢武帝遣戾園之變忘父子之倫及聞千秋一言翻然悔悟天理藹然若殿下

不以臣卑鄙不以人廢言則臣雖萬死將無悔千秋於地下矣伏願少察鄙誠之言溥之此言可謂敷忠○二十七日陰余自政院歸玉堂啓曰院啓曰金明渰既命勿為國葬前承傳請交周上從之盖二十六日臺官啓金明渰黨附權奸要功上疏攻發宗支搆陷士林此乃宗社之大賊豈可以名存倫斁之罪而葬之以祔功之盛典乎天討不行而反加恩數葬兇何懼而自戕是非何時而有定乎請金明渰勿為襲葬止答曰依允○此疏詆快人心○二十八日晴傳故及第金明渰陵本以奸兇陰慝之人當權奸誤國

之日阿附同惡陰蔽黷如狐鼠蟊賊如豺虎唱兇
巧捏無形之言遂興不測之禍使先王幼稚之子含
冤就戮羅織無辜戕殺士林凡所以利社稷要功之舉
必揚臂為之無所不用其極污瀆宗社剽竊國脈其
前後包藏禍心惡逆變幻兇慘之狀天地之所不容
神人之所同嫉原其罪惡擢髮難數宜加鞫訊之刑
以洩神人之憤而天討不加只削其官竟使老賊得
保首領死於牖下為有卧乎所失刑之大無過於此人
心憤懣至此益甚此但一國臣民皆思顯戮祖宗在
天之靈亦必赫然而欲誅矣忠勳府因其身死啓請

禮葵至引許磁尹元衡之例為何置許磁之事在於權奸當國之日同惡相濟元衡則以先后至親之故曲施恩典致有屈法之私今者朝廷清明是非已定倫勳之當削舉朝爭之而不得至今人(心)莫不抃腕是去乙忠勳府乃敢任私援請不畏公議極為駭愕明(刷)無係累可錄之功有冒載籍貫之罪千古奸兇所無之事皆兼而有之雖失刑於生時猶可誅於既死若以前功報勞之典杜加於兇穢之魂骨(則)將何以滌吾東方千萬載無窮之憤(忿)也明(刷)眾大惡極是乃先祖之賊臣不可謂之功臣是去乙等以倫(論)之猶

景祖清州人
尚 中宗第
二女懿惠公
主封清原府

存指為功臣而加之以禮奚為在如中妍兄何懼而自戕是亦何時而可定貪功樂禍之徒無所懲畏將無以為國是如為昆金明瓚禮葬公事乙良峯行安徐事卞禮曹○十月小初四日陰霾劾韓景祿○初七日晴貶昨日府啓清原府院君韓景祿性本兇悖加以狡猾當國家危疑之際貪功樂禍濫附權奸潛通宮禁其為惡之事無所不至而至于今猶不自戢尹興禮之奴希孫沒為其奴則希孫田舍家舍等物全數記上而及其尹元衡見敗偏黨之情狀呈露自知記上之物勢不得保有更生巧詐之謀作為賣買

文記欲為永執之計至於命下還給典禮籍物則希
孫已物即當盡還其主而貪鄙無厭乃敢偽造文記
據奪仍執使渡汗邑命修歸於虛地其為用心極為
無狀請並命罷職上命只推考

眉巖日記九

柳希春著

壬申十一月十二日晴来十三日拜表親行時別雲、
釗四貞宋寅金仁慶張彦邦及希春受點
金仁慶字景裕號松月軒光州人正郎憲瀗之子
也尚　中宗第五女惠順公主封光川尉
張彦邦德水人武兵使
癸酉二月十五日晴内醫女善福来傳恭懿殿之旨
仁庙東宮時久遠別監黃允良之子書吏黃億千以
刑曹文書差錯受刑二次發明今當定徒役幸宥之

造紙司副二署云ゝ希泰對曰府中公事與閒僚議
爲然小官則敢不周旋

柳希春著

癸酉五月小初二日晴恭懿殿氣不平上憂慮即問
醫進藥藥房及近臣并問安○初四日晴恭懿殿以
諺書遺教有三事一則云昔我仁宗大王遺令治喪
葬務從簡約勿以貽弊於民予千歲之後葬事務簡
切勿者侈重困民力云今我主上冲年潛邸早喪
雙親身既有傷今予之喪主上不宜持孝主不哭奉
哭之前須從權為佳一則未得詳聞自按恭懿殿之
恬靜慈詳之德至矣早配東宮與仁宗合德恭儉及

登楸宮不啻珍寶常曰珠璣寶貝迷心之鴆毒人家不宜收蓄啓子孫貪爭之禍至是大漸又有譫言盛意不勝感歎呂希春歸語妻孥不覺淚下○艷聖殺和睦九族於仁宗之疾尤憐焉馬丁卯春偽勳旌[illegible]朴漢宗欲以尹興義之子為其子新妝痛忘成疾太重明廟嘗教尹任子孫○初十日晴荼藼殺昨夕疾喘復作未得安臥服鶉子黃竹瀝薑汁二次臥枕似寢似覺蓋重病雖已少減而尚往來無常也

仁聖王后朴氏父贈領敦寧府院君肅簡公諱以孔牧使基之子諫為嗣諫蔭通政牧使子浚通

政府使

十六日晴懿殿去夜安寢脉度和平侯小兒侍藥
麗政院知申館問安傳曰氣候日漸少差勿問安
甲戌正月二十一日晴朝講引見時希春曰中宗朝
禪教兩宗復昭陵筆書吏胥至今傳訛曾隨時損益
云云

眉巖日記十二

柳希春著

甲戌二月十二日晴成均館儒生上疏大槩全宏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從祀文廟事淨業院華嚴事柳謹柳仁淑等昭雪事弼行事也上答曰因求言之旨進陳戒之辭是用嘉納予當留念但其

仁淑字原明號靜叟晉州人官三相諡文貞

弘濟宗嘉濟宗中數事未可以輕施○十三日陰院啓崔弘濟為人洲人官府使殊無利處貪虐以無死衛之妻閨貞之節為嫡婿特權驕恣人所憤嫉尚任儀賓出入都下請削奪官爵門外點送又棄德文為人支離云云請命不允

上先德文之事○十四日因晝講午正入侍筵春進言曰云云洪彦弼位高而小心謹慎沈連源以后戚居首相乃以謙謹自飭愛護士林嘗以乙巳士林之禍爲痛不善人也今安國等臣頃已陳達李彦迪道德學問自上已知之矣此等名臣自上亦宜下不知講畢又言○陽城居前左議政前定黃憲苑表緯尹元衡謀害仁庵及乙巳士禍之際遠在西道未及參預丁未十月終制還朝自求爲伏理元衡等答曰無可給之物憲大表曰大言曰憲叔諸人西籍沒之室不足以與我乎元衡不悅其死籍沒妻貧天達

地如此大義先死痛下識者無不憤歎

黃憲字孝觀紹州人

五月十一日晴去月淨業院聲先聞金剛山榆岾有佛寺以是託稱而成聲奈往憲府聞而遣書吏捉囚淮陽今日六館儒生舉此上疏請罷淨業院上批答曰予雖不敏稍知學字非不知異教之虛誕其敢爲崇奉之擧乎今此榆岾之事非徒予所未知實邀聖聰未知也此必中閹妖尼之所爲也分明也我雖卿童自好者尚不敢自欺豈心況予以主宰民豈敢餘辭以欺諸生而上誣皇天哉淨業院考名雖不正

創建已久今難遽革諸生其悉予意○十三日晴昨
日諸生再上疏請廢淨業院上不允○十四日晴昨
日儒生又上疏上答曰輔臣事予聞某懿敬貴淑之
殿所知也淨業院予意毋欲革罷但而上殿以為甚
難其何為乎○傳曰死人等自禁下安靜幻惑衆以
累予治爾加懲罰事下論本道○十五日晴上答儒
生疏曰古雖有淨業院之今為先王後宮所居之宮
若以懿殿輒為設齋之故革罷不干之處則聖意豈
能安乎疏為不孝之歸決不可從○十九日晴上答
儒生疏曰諸生欲扶聖道深獎厚本旣闢異端重疏

九日薫等二院異論至再尚勢不悟以爭為治末而護奸爾等甚不明此後本末先請生問學講道不惟於詞章之陋深挹聖賢之旨識見既高行義院真一朝立我朝廷當為寡昧共治天職使庶績咸熙稗乘後世則皆追時自明尚何待於衛哉若二院之末甚不意大霧障天塵如涉熾熱雪何足與論其有無哉士生斯世不幸快歐何必區區救弊撥紛之煩院之所務胡親大義之舉措此予所深不取也諸生其體予意而論之幸甚○二十日晴上經延聽布春日云云又論淨業院中面朝禮罷之而為讀書堂及文

定王在時仙傳普雨之言復立初殿為仁壽宮殿後
為淨業院今此僧住之踞聖上洞照異教之虛偽無
一毫崇信凡在后子孰不知之第兩上殿留雜故未
能掌罷此固不可遽也曾子以喻父母於道為孝之
至極尹焞之母臨歿令焞每於無事時必讀金剛經
一遍此是平日說却喻父母於道大明醇儒書論之
父喜佛竭作闢佛說名夜行燭懇之曉喻其父終解
感聖上於兩殿為能委曲陳達陳之開悟則掌罷淨
業院不難矣蓋浮屠之說誑誘愚俗以取利生享其
奉事無利而有害歷代史牒昭昭可見願以此意開

陳於兩殿又曰云〻上曰卿之論古處是鍾城否注
對曰臣於丁未九月論遼州更遷于鍾城十一月渡
海戊申二月到鍾城論居十九年至乙丑十二月明
廟朝命量移于恩津縣以丙寅年春到恩津留二年
至丁卯十月蒙召還朝矣上曰卿之移來恩津予今
未知之甚有悶惜之色臣不勝感激○聞丙寅之亂
不以正領私慶公主林大君失德云○後洛執拗云
兩鼎似指左相盧公守愼以兩爲十子之第二也
○六月小初四日院啓大提令大臣商議仲宗褒獎事
聞之歎仗○大司諫李山海等率一院啓曰王者之

政以推仁伸冤為意而如有欝抑人心而拂於天理者則不可付諸既往而不思所以慰釋之也伏惟國家不幸（原本缺十之字於衆壙者亭可一二數乎引望垂仁申理亦多而其間（原本缺九字執者或有士論愛惜而未見延奬豈非望世之一大欠也況職在史院秉直不撓者見姦邪竟籍身於斧鑕之下不但當時之人睹裂心摧重於綸紳之間言或及此莫不嗚咽而流淚望明宣知人情之重此極乎冬者亢陽作災天怒不回其所以上干天和者固不可指為某事而聖明之所以體衛應天者宜無所不用其極請俯詢大臣竟杜

之可伸者延獎之可舉者並令商議施行○府啓徃者
人臣之盡心國事者為妖党所誣無辜被禍而冤枉
未伸或已雪冤而為士林所推崇非聖世之一大欠
而人心之所悶鬱者乎況今元年為灾切迫已甚伸
雪褒奬特施霈澤順天心快人意尤不可不汲汲為
之請令大臣商議啓達施行上答曰可曰此事別無
究却無實可征決非可為臣伏乞上教不勝懇迫也
○朝講右相稟守愼啓請久喪之人速議錄用上命
判書以上會議○久喪指金沙溪李鰲峯鎮等也
初六日晴昨日諫院憲府啓請推仁伸枉王政而處

事之當革不可以既往而置之也盡心國事橫被大禍者寃杜莫甚推重士林秉直不撓有褒嫉未及此誠聖世之欠事而輿情之悶鬱者也玄宗當國網打士林當時之事誠可嗚咽自上以為無可雪之寃可犯之善物情極為未安請亟命大臣商議施行上答曰已諭不允○以二十年冤職人負誤通會議事自三公至參贊六卿出命牌○以三以有故至未署停○館中方修撰晛沽著作進金正字應南三人上剖冤及伸寃事也既而簡通來○初七日晴今日議得冤職不敘明朴勉送之人乃李銘高敏命井仁沚

林復鄭楨金汝孚金鎮黃以璜李成憲李彥忠尹仁
恕沈鏞沈銓趙德源黃三省鄭暘姜克誠等也三
公六卿等會議于賓廳啓曰金汝孚金鎮尹仁涵林
復李銘姜克誠考其見罷之由初不關於國家夫天
道十年則必變豈有事在十七八年之久而猶不自
懲艾者乎宜酌量疏通開其自新之路仕進上裁上
令書罪目以入
高敎命字而順號霽峰長興人官府使壬辰殉節
謚忠烈
尹仁涵字養叔號竹齋坡平人官兵參

鄭慎字君肖海州人效忠憲慰之子也官府使
李戒憲字仲重羽溪人官注書
李彦忠字思敬星州人官大憲
趙德源字景混漢陽人官輔德
黃三省字自及懷德人官牧使
姜克誠字伯實補蔚竹嵩州人官庭教
而司咎金汝孚等所通之議勿為擧行甚酵凹自古
小人之禍人國家恃莫甚焉人君所當深惡而痛絶
之若以廣寒之父或開寬恩之路則其人雖悉
而他日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金汝孚附託權奸

主張和議傾陷士類以酬私怨李銘全鎮繞結朋比助成氣燄使人心危懼莫保朝夕其後性本凶猾衆所憎嫉故凶屢赴大獄戕害士林厚其情狀有同鬼蜮姜克誠交結李樑作爲腹心憑籍聲勢黨惡德患此輩之罪果可謂不關於國家而輕議疏通者乎且會議之際不爲可否商確而只取圈點以啓此何等事體耶云云○上答曰自當處之不須輕論故有是○玉堂入啓以明日一會上劄爲通參往之○初八日陰午後雨早朝黃州牧使洪彦德遞來金致寧之厚以酒饌之卽未詰玉堂與修撰尹昕著作

法進正字金進南四負完議上剤大降以原金回李
李銘金鎮林復美克誠皆陰邪傾險攝害士類不可
復用而惠賢之當伸雪寃獄不可不亟行以回天意
送納于政院點心而出天徴雨不勝喜悦○剤子異
云小人之心一失執剤令慈當急久而益甚若復見
用於時則其謀凶計無所不至故仁人必深惡而痛
絶如或雜之不早○開竟能之路則苦邪之軍陣競進他日無窮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伏見昨日路
通之議不勝寒心焉但以聖明在上甚於小人情狀
必得燭照盡而勿疑去之此於誉今日之所持以無

恐者也金汝孚本以傾險之人阿附元衡之門陰懷私憤搆害士林金鎮李銘相居腹心助成氣燄當日三陵諸陵嫁禍朝廷之狀慘不忍言林復陰積攻側傾陷善良要成誠朋比李樑德惡甚惡負此深仇陰免譬賊而云幸矣甚可謂無關於國家而乃欲疏通乎此而疏通則小人復用之禍將及於邦家而莫之救也可不懼哉當今之事凡可以救災安者莫一二計而及欲收用陰邪祗惕之類以應天譴陛等竊恐人心愈離而天怒終不可回也嗚呼伸寃雪義今日之所急而殿下尚且留難容邪進和王敬之大義

五十一

西大臣啟為寬徭今此舉措不之債甚乎伏願殿下
慮小人之後思而退之益戒趙忠賢之把宠亟行仲
堪則人心自和而天変庶可消矣伏願殿下留神焉
○兩司以仲雪盡心闢事而被戮者疏贈贈良之冤
死者連日論啓又同啓郭勲不可汲用上答曰已諭
故不允○上參館劉可久卿大臣豈偶然計而議然
辛○初九日平食後以一金詣玉堂與共眠涉進金
進南四負同議上劉至申時乃畢而納于政院○傳
令見宋川寧許忠書壽元此郡居退溪玉書院刊行
菴前要故學子齊謂遷玉漢樸令以祖廟善齋重開刊于

義城古縣云云又曰先生平昔議論所生時每以今
之英明博通經史氣節剛毅寧氣清和輔導君上非
斯人其誰今以徒手士禍之酷不變志操尤歷於流
離之際先生所養氣節之盛其誰知之輔導之功
須云云但世運已未世遺無賢俟伏乃畏除事不
關己以上據君心甚巧事云云而通之人云云而問之乎
云云○初十日早朝詣政院議剳正字金安國應南等
剳甚可觀依事看詳已時入啓以此一命○十一日
上答館剳曰此人等觀其當初被論之由不甚大關
豈至於終身坎坷何乎不允○司諫院李山海等啓曰
五十二

金汝孚等凶險邪諛壹附權姦隔害士林濁亂朝廷
衆大妨賢責輕逋流其身國事西國家之失刑甚矣
放廢日久當憤無甚甚好肆毒有待於後日而收敘
之命處出於意慮之非摩情惶駭以論激發殿下留
難罷日乃以改圖自新為教夫兇人之性習於為惡
安於暴橫積成精惡之心萬無徵艾之理革面滌好
豈可望於此兇蜮之類乎一小人進稍近以名邦
家之亂況收釋陰邪之類則於朝著之間後日之禍
尚忍言哉機關重重朝野洶懼請還收金汝孚等職
通之公上答曰卿等毛舉剔抉(答)憲府以大司憲持平

等避嫌不定無啓○十三日上答館劄及兩司曰此
人等其時假有所誤至今處分不可甚乎況附託元
衡尤無可捨不允○天司冢卿孫謹元等申雪袁黃事
停啓可恨可恨○十四日晴早食後以一書詣玄宰
豈應教鄭琢放理趙廷機等作陪進正字金應南完
議上劄其中艾時士類或不樹刑訊或投竄逐爾時
汝學等交搆於元衡而成之者也○兩司全數合司
來啓畧曰金汝孝等三臣宣附元衡陰謀狡計莫不
隨艾願指劾為之當其定策之時雅迫於公論不得
不發怵於元衡之威虐不敢直斥其事明正其罪宣

可以當時啓聲之勝臧為無所據守又曰無閑之說大臣之所以誤啓而自新之教殿下之所以拒言者也流毒綿紳極表邦家者尚且猶之無閑而蓄憾懷惡陰伺隙者其可望以自新乎大臣之護惜憮人抑獨何心而殿下之退更不表遠無乃君子小人進退甚衆重公論久遏朝野起惜此臣之所以秦伏願下必期俞允者也○上答旨劄曰已諭不允卷再辭曰已無以卿大臣之今不可改○盧右相獨任私意擅啓進邪之路人成怪歎豈有王室之證而私於甚家○千五月右相朝請闕為待

罪而以久遠廢棄收叙無妨而辭而致生物議云云
上荅曰卿何有失只是臺諫雖擾衆人成謂盧公此
啓堅遂前非深為可怪云○兩司遂日再啓○玉堂
以厥時一會余及鄭琢趙廷機洪進全應南議止剳
乃趙濈善所製也初欲再剳有言今不必遽乃止午
後羅緯等○上荅鎮剳及兩司初啓曰此人等不可
以一時被論終身永廢已與議末固不可從不必煩
擾不允兩司再啓不允○更詳記右相朝啓之辭曰
小臣荒昧疎愚以謂仇罪廢罷年祀久遠者不妨疏
通啟遽上達今以論之發久而愈激臣實惜料使朝

迂無故驚擾惶恐待罪上答曰卿有何失淑右相獨
議之事也宜勿待罪元來此人等固欲疏通臺諫等
過爲煩擾矣○上之拒諫容蓋慮不遵之故聖誼
宜終始矣○憲府伸救慶興事停啓以朴安邦後用
事意故不啓及他也○十六日朝啟後昌雨詣弘臺
上引正字金應南所製詞若曰古人○引子曰伏以定
是非辨邪正在於論之論一發大臣不可泥人之
不可挽泥之則將焉用彼挽之則危亡立至可不懼
哉今汝等輩論國論而不容大臣之賢而既疏通
之殿下之聖而又寬恕之無情聲之議籍之三司

文章一命當關臣等不勝悶迫焉今之大臣實非有
引用檢邪之意而一失於摩肩此過擊去過者過誤
之謂也今大臣知其為過以閉信路則不能無悔心
之萌也以殿下明聖非不知大臣之過而偷俟既往
之誤過不即速改以往善是殿下使大臣益其過也
殿下一日不聽則益大臣一日之過二日不聽則益
大臣二日之過至于三日四日而大臣之過亦與日
俱深矣殿下獨不念大臣之權罷於論事決大臣
當初廷議之時不為爾論於卿相而乃據閣題申紙
上圖點以定進退摩小之議方為大臣在廟堂上有
五十五

何畏懊於此等機乱肇兩粵無一言可否於左右
創開無前之例祇長倫靡之習而其所進又是小人
之尤者以論之沸騰不知宜乎大臣則已知其非殿
下及內卿何有失此殿下又益大臣之過也遂大臣
之非也非所以愛大臣以德也伏願殿下愛大臣以
德亟從以論則朝廷幸甚宗社幸甚上冬日可往之
事則當其招論也便可往矣急如律卿等煩擾重此
非此等人頒其被論之辭則不為大關若以一時之
論終其身永廢則是杜人為善之路也不知已甚乎
不乙○兩刃再啓不乙三啓附託權姦倖往同患戚

害士林濁亂朝廷此實國家因救之衆人流放瘴癘
少無生情而一時論事之臣不能明白晝言使鬼蜮
之輩薄受輕譴史律之議亦已矣豈有以此爲不
大閑者乎人有微罪情在可恕而終身永廢則謂之
已甚可也至於姦險小人必欲覆邦者亦爲之姑息
哀憐使之復肆其毒可乎夙夜竊竭因甚常性自古
小人被斥再用而能革心自改者未之有也萬無一
焉豈不大可畏哉安危消長之幾實在於此請速快
從公論上答曰已與朝廷議定今不可改不允○初
啓辰等磕首力爭如此得請尚敢避殿下之

大臣之收開屋小此真煩擾也○食後以一會請主
堂與鄭琢趙廷棫法進金應南議上劄上荅曰過越
故不允荅兩司亦然本館再上劄鄭子精所撰也○
上荅館劄曰金汝孚等觀其當初論啓之辭則不過
一時矣結冰人再以此慶個至於十餘年盛世此豈有
十年如此而安有不憂者思一時之事輒至終身永
廢改過自新決無甚路豈非已甚況已與朝廷議定
今也固不可改不允不須煩擾○兩司再啓金汝孚
等係朋比講陷士類附託元衡作為根株而元衡
當國東權縉紳皆見當時之請罪此輩者雖迫於公

論之激不能指示其狀穀盡其罪林復定罪之辭則
夫實尤大復之所犯非但構隔金禧年許歸而已至
於尹焞之獄實是林復陰嗾陳俊卿以成若而及其
請罪林復及以交結尹焞為辭其能盡窮好幽累
起大獄之情狀實禍乎若其克誠童恩籍數之狀則
昭在耳目有不可掩以此觀之當初宋罪之辭固不
可取以為信而罷以當初啓釁言之其人所犯尤
以危國害家為人君者所當深惡而屏黜之理批所
謂無大關者抑何意歟至於乞與朝廷議宋者臣等
尤有所未曉也夫朝廷者上自大臣下至庶僚之謂

也須日之事則進言者初出於一失之慮而與議者
不過五六宰相稍不敢以議可否斷決於筆端多
少自上不問於論思之臣不咨於耳目之官乃曰已
與朝廷議定則殿下之朝廷不為小乎殿下之所與
議者可謂出於公耶三司交章天聽愈邈近則殿下
之視三司為外地耶況今大臣自覺其非相繼待罪
今則殿陛再回議已亮合也乃於是時快決無疑退
寢前命然後收可謂與朝廷議定也請加三思上答
辭與答王堂者同○十八日陰霾中劄子暮回仍進
昨日聖批則臣等之所陳於殿下者果不虛矣若使

五監之罪止通文結非人則廢棄已久亦足懲艾後
等宜必為已甚之論永村人改過之路守正張公謀
戕害士林者元衡也附託元衡陰濟己私者汝孝等
也當時格辭中若明言而直斥之則元衡之根柢益
甚而士林雪冤為急汝此當時言事之臣怵於元衡之
威虐而不得盡其責也非以此筆之罪為止移是也
林復與禍構釁屢起大獄而未不得明言直斥者無
非元衡之積威有以致之也義克誠明比李樑同惡
相濟之狀至今在人耳目昭不可掩惟此五監其罪
若此書而不遠亦為失刑豈可以當日格辭之
五十八
不免

而遽議其復用乎伏願陛下益察其前所未察而臣
輩議去好勿遲則宗社幸甚○王若本館而司劄子
曰元非大闕之罪已與議定今不可更改不允○上
答而司再啓曰此人等旣遍許新來而不可而乃爲
過越之論追做無據之言必欲永廢煩擾至此予亦
未曉其意也已與議定依前許通亭可更改不允○
政院啓曰許人自新乃聖人待恒人有過者也至於
待小人則不然必深惡痛絶然後諸四裔而後已者誠
以自古小人之禍未嘗不熾於死灰復燃之後也近
日三司交章實出國人之皆曰大臣待罪亦以公論

之難過而自上留難至此至教以追做無據之言不勝未安此人等所好當惡之衆在人耳目不可掩特殿下只覽當初略論之啓辭而不盡陳其情狀耳臣等日居近密之地極知輿情久而益甚不敢終默仰瀆天聽請快從公論以靖朝廷上答曰今不可更改○十九日館初劾及兩司初啓上答曰宣至於此亦論過越不久○兩司三啓玉堂再劾辭皆切苦○二十日朝講臺諫侍從力陳金汝孚等事上不聽兩司啓金汝孚等事上不聽○上答館劾曰疏通收議固為無害過越其論煩擾至此未見其可予久○

五十九

而司啓大臣之職在於進賢退邪而疏通之及於羣小人君之德在於廣受忠言而公論及歸於徒告三啓又上劄上答曰此人等所犯實非關重而至做無據之言惟事過誠之習成命已下固難更改○答王堂再劄亦然○二十一日領相洪暹右相盧守愼請對啓曰須因元旦早起祈災之方緣臣等計慮昏錯議論疏通罷散之人多出朝廷意望之外豈如前日衆論大拂人情至於此極乎臣等仗料日上以為大臣獻議難於輕遽恐耳目之官論思之臣至於職在喉舌者交章執奏愈久愈甚當朝者寧證無事之

日忽起此疑擾不靖之端此豈爲國者之所可願乎當初獻議之人自覺其謬誤相律待罪則自上豈不知是非之所在乎公論不可掩過疑擾不靖請速從公論以請朝廷上心成命已下不從領右相再啓上答曰卿已委命成命已下不可還收公不得從領右相遂不○能初劉曰伏以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豈不大可畏哉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者非必羣小得志延後能爲害一小人之用舍而大禍之端基於此甚可畏誠以宋朝之事言之元祐之禍不作於章蔡復用之後實始於楊畏引進之初當此時羣

貫滿朝公論臺諫用舍一決遂有酒失之禍況五
聖之好不啻一最而以論諫臺諫不及元祐萬分者
乎伏願殿下毋主先入之言深思後日之禍亟寢成
命則宗社幸甚○更詳錄上答領右相曰承旨啓淸非特
以卿等之議啓留誰其人等元皆可否疏通而言官
等構出當初所無之言煩論累日此本近來時習固
不可從矣領右相再啓臣等伏覩聖敎言官等構出
當初所無之言不勝驚駭當汝等被論之時臣等
或言朝而不在宮職未能詳知時議或被竄而遠處
海外無由得聞時事矣今日言事之臣久處士林仲

所聞所得豈不詳細頃日書啓捧承傳之辭安知不
休於權奸或敢不敢書其辭歟且攝出所無之言此
則小人檢飭之所為今日言事者有何敢然於此季
等而至於攝出所無仍誣聖聽乎聖上待耳目論思
之臣不已薄乎聖教既如此則國家異日可言之事
雖有大於此者誰肯為殿下盡其言乎臣等竊謂為
且聖教曰此本近來時習自昔論時政關失者欲回
人主之聽未免支離及覆有似不好之習然所論可
信則從之而已若曰此則時習不可不禁知其可從
而強指之則恐非明聖善聽不各之美以論不欲沮

曷朝廷不欲騷擾臣等論執不已者不過欲扶公道
鎮壓擾亂已陳達已盡請勿留難須臾領相所尊也上答
辭見上○領右相有改過從善之意可喜○館中再
劄極論上教以臺諫侍從為構出所無以折其言夫
構出所無之言以斁君父而陷人於罪者是乃小人
之尤者也三司之臣雖無狀為殿下之臣子而任耳
目論思之托寧有是哉上答曰既通沈滯未為不可
而過越至此此豈可乎此人等實至於是投度參酌
已有成命固難追收○兩司三啓上答曰情實不關
收敘無妨慶尚監司久寧不自新○二十二日上答兩

司初啓曰久慶之餘疏通收叙則必能自新何至於
忽遽不允○玉堂上劄曰大臣辭於哀矜罷獻錯繆
之議旋泛公論倘有伏閤之請是大臣已知其過而
殿下則尚主偏見非惟不從公論反教以構出丙無
不從之語○安敢卿輩生氣士林竊惧莫保朝夕噫殿
下安得為此亡國之言歟嗚呼邪徑一開羣陰競進
執綱阮成重物有畏事已至此則殿下雖欲不逐羣
邪以靖朝廷其可得乎伏願殿下亟從輿思姑寢成
命則國家幸甚○二十三日早朝請開以方有劄論
大事不敢久退也以羔病肅拜呈單于平通禮院衣

時遂諸王堂食朝飯與應教鄭琢校理趙
汗機修撰
尹昕副應教宋應漑著作洪進之負完議因趙君卿
剳而修潤之納于玫院兩司初啓日昳上答三司曰
此人等所為不至大段說通收敘未為不可而論也
如此若依所啓姜克誠則尤為不測其情可想此則
斷不可徇上之徑美納諫權奠輕重明恕之道至矣
盡矣敦不嘆服日月之光○是日朝講臺諫玉堂上
下番知經筵金貴榮及承旨原本缺皆格金汝孚等
凶邪不可漫用事上答曰每久之事辭氣無改爲
之病是日竟蒙允俞○兩司啟姜克誠請勿

疏通答曰決不可從○城上所啓辭曰文法李樑作為心腹信惠甚要助成其勢如此之人豈可收叙宽檢人童惡之罪啓肇英覬覦之路請勿留難窶寢疏通之命○二十四日兩司啓妾既知疏通前檢人之語有漸輕之意○二十九日晴右相盧公自為東判因厥弟克慎之請多得不處之名輸貨求官者輻湊厥第之門及為台啓略無意於舊貫冲意及弟檢好請傾陷士林者四五人為汲引進之首又刻堂上李義誌附李樑多行不義亂倫之事盧相亦於經席請收用頃日弘文錄本館所薦九人內用二人

不用其七吏部之錄三人盡不用有執拘循私之癖無以平好善惡惡之意士林大失望云李叔獻鄭行○之皆歎前日士林之見欺誤以為可惜也○七月初四日兩司姜克誠事停啓○初六日晴昨傳前正郎尹仁涵及第姜克誠等陞考其見罷之由初不關於國家此分不啻天道十年則必變今久自當懲艾是昆並只踈通而只為下吏害○傳曰古小人禍人國家慘莫甚焉人君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以慶樂之久或開寬假之路奴人無所懲畏他日國家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前典翰金汝孚主張郭議頃陷士類今削

私惩前郡守李铭前都事金镇锦纨胡沈助成氣亂
惟此三陵臺附尹元衡作為根株其陰謀狡計嫁禍
朝廷之事莫不隨其願指而為之使人心危懼莫保
朝夕又第林後陵凶猾陰鷙樂禍搆釁屢起大獄戕
害士林非但搆許陲全禧等而已至於尹潔之獄實
是陰嗾陳復昌以成此禍原其情狀有同鬼蜮此實
國家罔赦之罪流放竄極少無足惜薄示譴罰使得
息自便於其身未為攻坷而國家之失刑甚矣大抵
小人之性陰邪躁暴隱忍回互得志則朋奸黨惡恣
敗人國不得志則輒忿懷慙陰伺間陳若下之早

退之不遠則挾憾而奮毒者及有甚於前日況望其引過自責革面滿恩回小人之腹而君子之心哉抵長精忍之心萬無懲艾之理惠卿在貶嘗懷樂禍之心童惇復用益肆誤國之姦往輒若此寧不可畏輕而開釋溫施寬典小人進退其機至重竿蜂尾沈之戒不得不嚴是如為昆弟通之議勿為擧行為只為下吏書 十二日金從帝為南部奉 判書鄭惟吉記憶厚之故也

從帝文正公麟厚之次子也厚之即文正字

八月大十八日巳時被試官牌招詣闕在同被名中

最先詣勤政殿作依幕東雲正郎金忠孝元来訪而拜余余以李廷瑞申叔士福於乙巳丁未之際放還之日諸公同謫者皆官其子弟獨廷瑞未得官其兄子靜且靜為人甚可金君欣然有好助判書之意○二十八日冬至使拜表余以承文院提調早詣東華館未時出自館之東門還路南大門至好資坊史判鄭公惟吉宅鄭公出迎於中門東參判公謹元適至余入就坐具陳日令監識李公元祿手答曰余識之希春曰李公當乙巳丁未之士禍晝心力救雖不克有成而惻惱惻怛則篤矣也若退溪李先生則加

爲豐城所誣啓就不免死賴廷瑞泣救豐城冤解之
帝春秋鼎盛深以退漢爲念我若非廷瑞豈得免死
救活善良之功誰施於乎之猶有可表況退漢之大
賢乎且好心煽禍之秋廷瑞奮然異同於敘任背因
之間此又誰於練達之人而猶聖人稱夷齊曰其心
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誰處有甚爲者也廷瑞之
樹立如此而還朝之後偶因流言未經一顯職今則
病之深矣不能運身亦何所望但帝春壽考則廷瑞
已僕無男子已有兄子靜才行堪爲庶冀爲僕之身
且不能卹況能爲之子乎帝春聞而惡之且識其任

瀋為人甚可優於百執事鄭吉元曰余寄怪朝廷待
遇瑞何薄也甚矣予誠可錄用余曰部帑奉無妨鄭
問其資級有無遂定約〇十月小初一日聞黃海監
司遞承旨閔聖文以寇亂來聲悼因涯善人不壽乃
如是乎〇開城留守書狀閔聖文自黃海道本月二
十九日本月即到府三更寇亂望朝身死〇初九日
丁巖上疏欲自薦昨夕送疏來示其中以尹煌為亂
臣自叙不為掩蔽又謂士之引身而退要索高價彼
名隶仕者皆以為行詐欺世議論悖謬余聞報君之
臣見何至於此若不改此疏必將被謗且前郎官著

筥詣政院甚為不可嚬慰服停請勘○十二日晴朝
聞李侖知元禄逝於去在三更 寛成十月 舊悼無已
即遣簡于承政院僉正盧司僕兵曹參議鄭礩
賻紧之物○聞敖賊鄭礩昨日病死 寛成十月乙
巳士林之禍礩實作其父順卿之疏以敖扇之又以
其兄礪守正不從 邪黒欲殺之必利備至久遠天誅
今死而云晩矣○十四日昨日経席吏曹参判朴謹
元啓請金魯厚褒奨今日承旨又以請議大臣取稟
上曰不可輕為○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視膳于茶啻
殿孝敬至矣

眉巖日記十七

柳希春著

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鄭崑壽報李靜存仲久今朝日出時捐館云作挽詩云珊璉黃腸實文章文擅名青雲方倚步黃霧忽迷行玉署重承爵甘棠偶駐旌如何棣棟器奄忽向佳城

乙亥正月小初八日昨日茶啟殿答大臣三啓曰果為如此至極悶望但　明廟厚待欲報因極而不意昇遐大妃殿體念明廟之心平生待之如為至極今也處至大故痛悼之中更無可為之事但欲從禮而

已〇以乳柿一貼白低一卷賻故判校韓瀕以今月初三日哭國恤而疾作即扶出未歸家而逝心平之人久為尹元衡等所逐屢調二十年奄忽至死何痛如之〇二月十四日盧右相作李仲久挽詞云道輔歸時便陽朔公我日又源祖其於人也何如也自是吾生已矣夫落〻晨星終共滅依〻春柳儘相娛云〻

眉巖日記十九

柳希春著

二十九日陰恭懿殿王侯來寧上命恩放善福令胜
診御醫等多詣恭懿殿○三十日晴恭懿來寧去夜
三更藥房提調問安傳教諸書內有自冬有疾證近
日渴多飲熱冷因此疾氣似為加劇云○三公
領府事啓曰臣等問安于恭懿殿自殿不平之中慶
念聖上元氣萎弱進膳不實又將還御于徽慶殿下
教臣等使之啓達請停臣等伏見自殿素有心熱又
患痰氣時復驚悸至為悶慮伏願聖明務順恭懿之

情勿為還御明日朝奠亦勿親行自殿西下諺書二
道封啓上答曰並依啓○伏念乙巳春夏仁宗服
中廟之喪卒哭後聲臣請從權上陽許之而實不從權
日致枯瘁以至大故使當時大臣侍湯如今日之皇
天汲汲仁廟豈遽至於賓天哉○三月小初二日
晴昨日藥房提調大臣等尚安於恭懿殿善福宮內
昨日生脈散一服三四次四七湯一服進御後始得
解表舌上白胎盡去脉度比前稍和来啓于大殿○
藥房提調三公詣恭懿殿問安答曰予證宿疾痰氣
或盛近日生冷飽後痰氣稍止此實藥餌之效也卿

等更勿问安赐酒而退○初四日恭懿殿发
○十二日阴雨自昨午雨去嘉靖庚戌等雨午林信
毅以禹亦祸之徵至乙卯而验

柳希春著

丙子二月二十三日晴林復又報有魚鰕之盛可遣二奴取来云〇四月林復猝死魚鰕不復取来復以兵使鵬之子生長驕貴及第正字時有傾陷士林之罪云〇初四日晴吾家被隣居李㙫（藏）之侵奪小ㇾ田舉而給之又念宋興欲責其償之相連二年所種亦許其實皆寬容息爭之道也〇七月小十八日霧晴十一日上命招三公示義州牧使郭越疏三公啓曰臣等見郭越上疏其辭雖未免間有踈脫其意則皆

鵬字仲擧第
歸来度牛馬
北兵使

出於忠愛而以從諫留省宰當但文昭殿之事之體重大未可輕議臣等之意如此故啟上答曰予觀此上疏文昭殿事則不足言其論李浚慶白仁傑之事時安甚矣極為駭愕李浚慶乃柱石元老而越乃深追詆之白仁傑立於寡人即位之初精忠貫日而以為反尚士林之禍露其秘計者愧自退乃何謂也越心叵測必有其情仁傑當禍之事窮問其由於郭越何如且啟以閭巷間遠名之事聞於君前其無識甚矣三公再啓曰臣等亦見郭越論李浚慶之辭或褒或貶不深歸咎所謂白仁傑當禍之事其時閭

按芒官教官
文學官

芒歸亜湖子底

閣多有無根之說而郭越信之至於上聞此臣等所
以有疎脫之罰也窮問之教則於臣等之意極為未
安伏願聖度優容以廣言路答曰如此之人不可不
窮問其由今乘啓辭恐未圓回護郭越然當從之大
抵自古國事之誤乃大臣之責也今卿等三人同力
一心惟以勉輔寡昧盡心邦家為心其於議論之際
亦不可依阿小儒之說○二十二日晴入侍講畢進
伏于榻前曰臣道中伏聞聖上明辨郭越特理之疏
不勝歎服及到此林芒上疏尤特無比而聖上不以
為惡不勝恠悶芒也敢肆妄言謂　仁廟當不置文

昭殿而置於別廟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地之常經大
院君之追崇大臣之處此既無餘蘊而岂乃謂宜更
加尊崇士類之治心經近思錄者岂為之釣名大典
之頒降遵行岂謂以此而名災甚者至謂程朱偽學
之名成其自取其包藏陰慝請張綏[illegible]之罪不可勝
言此邪說之大且甚者願聖明斥遏而絶之上曰人
或有如此言之者矣必杖岂戮治之孚臣曰岂之奸
言固不一而是此而不治則邪黨幟起殿下不可
不明示好惡李友直李純仁陳林岂之當治上皆
以平和之色應之○荀子略曰伏以織人林岂以先

邪之姿假文墨之枝舖張筆舌眩亂是非投間抵隙
窺測上心作呈作改變幻莫測是以殿下為可欺以
朝廷為無人也臣伏見疏辭發憤動心不忍正視也
夫以殿下之聖其於禮賢待士不可謂不至而芒之
言學術一則曰好名一則曰偽學是欲塞言路而
嫁士林之禍也先王之法所以立經陳紀不可謂不
密而芒之言法條或以為可改或以為當遵是擅議
祖宗而私意先臆之妄也其為計豈不悖哉非惟此
也尤可痛者有二焉臣等伏覩殿下踐祚之後博考
典禮廣詢廷紳升祔 仁廟追榮私親感動人情之

中允合天理之正奉先之孝盡矣隆恩之道備矣自是以來萬口一辭衆心翕然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豈意如芑者藏形稔毒鼓動邪說稱引不當之事百計傳會無所不至由其言則大倫紊而人理滅矣彼其心自以為不攻程朱之論則其說不得以行故乃敢誦言曰偽學之名無以有以自取之也噫是可忍言也孰不可忍為也曩在嘉靖之朝姦臣霍韜謂司馬光不識父子之倫張璁謂陽脩實得道統之傳然則郭韜張璁合芑一為人而蔡京韓侂胄之事芑攘臂而為之矣嗚呼有如是大奸大惡之人而不

伏無君非聖之帝於清明之朝則於其天下後世之
議何自古有無邪正而立之理非此勝彼二必勝此
殿下尚不嚴加天討昭示好惡則彼將揚揚自得益
無所忌憚其兇謀秘計滋久而滋深矣臣等竊痛
殿下視為尋常而不施雷霆之嚴也臣等伏願殿下
明正邪黜屏幽外使不得與於人類則中外之情
始可少洩而如邪之徒自然絶跡於聖明之下矣臣
等供以無似出入任幄區、扞邪之心終不能自已
敢為殿下陳之伏惟採納焉上答曰不必並論○二
十三日大司憲司金獻詣闕合司請治林邪之罪上

答曰以今曆一芒之氣合司論啓不參於躁卹文昭
殿不當建設之議備於趙光祖之日先治光祖之罪
然後它可舉也○二十四日大雨早朝以辨明上答
兩司擇趙公光祖事上劄也應教金宇宏校理許封
副校理成洛修撰李純仁李潑中副修撰金應南著
作洪迪一會余今洪迪起劄草余曾見儒先錄所載
故云謹考儒先錄趙光祖己卯五月為大司憲啓曰
當今之弊事多矣文殿酹三時之奠陵寢朔望之祭
至為煩瀆此亦自下論執之事在上者思衷度以處
之蓋光祖欲通祭之弊數非欲直廢之也與它之邪

說大不同仍論笔奸邪誣罔之罪上答曰不可深言
者○辰時未館中人員全數詣政院請面對蓋欲救
明趙靜庵之寃答而曲陳林笔之情狀也上答曰固
不可面對館中遂令洪迪草答○二十六日晴副提學
事全數不赴掌令鄭彦信鄭以周持平李誠中啓
呈辭不出惟大司諫尹斗壽司諫權克禮啓請林笔
竝出翰命相繼○大司諫尹斗壽司諫權克
禮同啓曰林笔以先憲之人逞鬼蜮之謀疏陳六條無
一言不底於敗國之寃清明之下乃有陰邪至此甚
也其曰俟聖學之成仍羣下之沮此乃一言喪邦之

言也方今士類咸作聖德好見太平而莒敢為此論使羣醜起惡人心渙散機阱甚重豈不大可畏哉在三代之後士猶恐其不好名者以實今若以好名為咎而妒嫉之則本末俱亡強作之士亦不可得此乃漢之黨錮唐之清流所以為題目而殘毀善類者也自上必已痛覩矣其曰經國大典之須降後成化乙巳早矣其說云此乃暗指大典中妾子限品改嫁子孫勿敘之意也嫡庶之分在禮制平嚴而謂之生竟於民歸咎君祖先略無忌憚此其可忍乎近思錄心經以為劒名之餌程朱以為自取偽學之禁無非逆

天理肆人欲之言而至其甚者　仁明兩朝一世同享文昭據諸典禮他無更起而乃敢為當奉　仁宗於別廟欲黜君父已定之禮其為罪惡可勝誅哉為人後者為之子此古今不易之常典喪不三斬禮無二本聖人復起不易之分也追崇之舉宰相獻議儒臣講定酌古準今更無餘蘊茲也已臧禍心倡為悖亂之言其視正論不翅仇讎欲滅人紀斁天倫原情定律死有餘罪臣等嘗觀典獻序之事始於張桂冨貴之念而終為士林莫大之禍未嘗不扼腕流涕聖明之世寧有是理苟之罪惡不可不治請正命逆

黜使不得接跡朱都下上答曰予意前日已喻不允
更判亦可合不必過〇尹斗壽辭免啓曰目今大姦
人昭亂最深造言釀禍無所不至朝野共憤〇二十
九日陰晴日両司合啓林邑包藏兇禍之心欲逞鬼
蜮之謀託於陳疏肆為悖逆理之說至欲改君父
已定之祀使神道不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況追
崇之舉既採儒臣之議前古準今加以一代之美稱
探之典禮更無餘憾而邑也敢以大院君之弟似若
不及大君然者以英廟上穗必欲生事於無事之時
棄其秘計之得行其昭亂國家嫁禍士林之深圖不

可勝誅請制在身官爵革命逆黜以快物情高上答之曰林芭事而司論其是非而已則可至於請眾則得無不可乎假使請眾一城上所足矣至於合舉則於事無益於國體徒有所傷也不允

眉巖日記二十

柳希春著

八月小初四日晴講畢盧謙及臣玉堂俱進于榻前
尹斗壽掌令鄭以周檢陳林芭妓恣睢亂之狀請命
遣出臣亦啓曰林芭事臣知自上亦應其既呈還取
姿意刑問無所忌憚矣但其疏中之語極為兇悖而
不為之明辨使羣情鬱矣竊芭請點 仁廟而別施
更議追崇而紊亂之狀固可誅矣程朱聖賢也萬世
之所宗師芭乃曰偽學之禁啓其自取此當伏 聖
無法之眾儒生宗師程朱而程朱受誣辱至此則安

七十七

得不為之上疏請罷乎上曰臺諫合司大遽臣曰臺
諫不堪痛憤故不暇見其節次之無倫也自上以為求
言之後不可黙人然苟欲以自己無尊疏通歷詆祖
宗之法以及士大夫以至古聖賢莫不厚誣如此好
惡不可不明示好惡苟上以為好惡而肆言之則苟
亦敢處斷下矣上不快應盧守慎又曰林芑前於
字系奏請時語又曰連歲四王實事難民吾不敢措
辭云此說極為兇慘君子毒又言苟從遠接使以通
事持諺譯小學對天使之問只為考見而苟乃以為
示諺又於天使揖陪無禮之人上曰傳言未必實也

○十一日晴下止答兩司曰前者郭基陳疏多有將
妄之說在所必鞫而回護混渴而啓之今者林[illegible]
[illegible]或涉近是之言不應加罪而偏妖罹織而論之唯
其不幷於已論故在所當鞫而使不得鞫深軋於已
故不應加罪而曲請治罪夫苟如彼則後日好言當
道妄行濟手誰肯言之哉則是適足資其無忌之奚
而已苟一小臣也治之甚易而惟於理不當所惟不
當亦必不也求言而得言又從而請治是誠何心哉
至如合司一事大貽我國羞恥之善矣自為處事失
當而以廢事言者若可乎○二十二日晴司兩停
[illegible]

林芭之啓蓋以萬牛回首之歎故不淸不寢也○二十八日晴○金翰林相來言頃日經筵處右相當護林芭誠所當諫至爲可惜云○九月大初九日晴希春特陳曰臣素以危羸孱弱之軀昔在嘉靖丁未之冬自濟州謫所移配鍾城向北三千餘里窮荒絕塞人皆以爲必死旣至沙漠凍沍之地積受風寒十有九年三經熱病不死如纔到今衰老上冷下弱逐年漸重一夜之飮至於六七度將至無以支持比不得不退者也上曰卿之事固與他人不同但在京亦可保護衰病雖從仕而閒暇則亦可著書何必退去乎從

延甚重首客許退旦翌謝日頃日上答教曰予不敢煩卿以職事此優待老成大臣之辭小臣何敢當上曰卿到濟州過歷諸邑而知之否對曰臣纔到牧官以待風移寓朝天館未知他處上曰他人予未之知至於卿之為人及以為廉潔乃至於是守不祥不祥對曰其時為權奸所惡而被誣者孰非冤枉臣與白仁傑金寶祥同為諫官而被誣仁傑其時獄啓尤佛而誦于史過至辛亥元子之誕乃得放還○十月小

吳氏父母喪逝

二十二日晴而寒至任實縣給朴百齡喪吳氏即不還處也○丁丑二月小十八日晴宋庭筒琴西來禮

時應求言上疏曾來經鄒可觀而其論乙巳偽勳之當削發露奸兇之情狀凜然可敬觀此議論氣節比百里之才乃相府微垣之彦也〇四月初五日晴上命量移尹百源于京畿臺諫侍從交諫力爭百源字巨容坡平人都正元老之子玄臣元偽之侄也官司諫

二十日晴上於祈廟大霈鴻恩之餘命尹百源移配

百鈞字宜重號心官直學

京畿南敬命敦用臺諫侍從并論尹百源兄邪交徧李楳網打士林高故命以全百鈞之婿締結李楳朋玄玄臣惡之衆請還收成命上不從〇

柳成龍撰

嗚呼國家陵替之漸有自來矣　明廟朝權臣相繼秉政二十年間尹元衡李樑之徒與之終始忠賢斁抑而不用紀綱壞亂貪濁成風已有衰微不振之象矣

元衡字彦平坡平人官右相以黨南點丙死樑字公擧完山人官吏判

丙戌春余為禮曹判書黃廷彧為參判一日上命以王子義安君繼福城君後余回啓曰禮雖後當取之

子行不可取諸孫行福城　中廟王子於義安君為從祖諸侯別子為宗他日入廟則為有祖而無禰禮不可行不當以王子為主（意福城雖後取猶可守）余為啓草（時在家獨）為之（黃以書抵余言義安君繼福城於禮無妨余援引禮文以答之翌日晝講黃以特進宮進乃啓曰義安繼福城於禮無妨上駁曰禮書公事不然卿不得聞耶黃對曰其公事非臣之意也上默然既退其事遂成不可改其因事增悅如此

義安君名城　宣祖第三男仁嬪金氏謚敬懷福

城君名嵋　中宗第一男敬嬪朴氏出

眉巖日記七

柳希春著

辛未十月十五日○鄭惟一為執義郭趂甲點為掌令李增尹希吉為持平○二十九日陰小雨持平尹希吉遞而朴應福為之

柳希春著

癸酉二月十四日陰有政朴應福爲堂令郭趾英希吉爲持平尹卓然爲獻納金繼輝爲承旨柳成龍爲修撰趙廷機爲副修撰訓導以其父副提學解翰林爲軍職○十五日晴持平尹希吉呈病不政院○十七日晴大司諫沈義謙三度呈辭尹持平希吉又呈辭云○十八日晴尹持平希吉三度呈辭入啓○二十日陰左承旨李墍大司諫沈義謙尹持平希吉並以呈病三度命遞差